

昭代記

鹽谷世弘編修  
三

台徳大君記三  
元和元年

リ 5  
671  
3



伊5  
號 677  
卷 8



昭代記

台德大君記三

元和元年乙卯正月三日烈祖發京師二十四  
 日大將軍入京師諸侯從軍者盡罷就國使佐  
 久間政實河內守安藤正次次右衛門追及烈祖岡崎  
 告填濠功竣且告大坂有再舉之計居四日入  
 朝明日東二月七日會烈祖于中泉密議而往  
 十四日烈祖歸駿府十六日大將軍歸江戶甲  
 斐小幡景憲者山城虎盛之孫也烈祖時仕于  
 我玉造之戰屬前田氏軍肩矢石先衆奮鬪自

昭代記卷三

呼姓名者十七次。城將大野治房望見壯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啓之大將軍。大將軍與烈祖議。爲不知者。以候動息。大坂益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大駕西上。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據菟道。守湖橋。芟夷或費力。汝宜竭力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信景憲說。固執不聽。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

驚發甲圍其舍。景憲時飲酒歡笑自如。治房召之。卽從一奴往。治房曰。人言果不足信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大君既熟知敵情。而秀賴未之知也。是月加納城主奧平美作守信昌卒。年六十一。子大膳大夫家昌攝津守忠政皆先卒。忠政子飛驒守忠隆嗣封備前國主。池田左衛門督忠繼卒。年僅十七。乃令池田利隆撫封。未幾。其大夫人德河氏烈祖第二女亦卒。織田侍從長益告老不出。及卒。命分其封予其子左衛門佐長政。和之芝村。大和守尚長柳本。皆萬石。甲

寅之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統其軍有功勞大將軍遂命領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焉每有大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大將軍嘉賞而弗許乃分舊封賜彥根十五萬石於直孝以安中三萬石賜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所常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爲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至此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首輔本多

正信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賀大君得人也大朝下教奈良奉行中坊左近秀政查檢其民應大坂募者三月豐臣秀賴使青木民部少輔一重及常光尼正榮尼來請曰兵荒後將士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野幸長女烈祖謂二尼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吾亦將往焉東國婦人不嫻禮節汝等幸往相儀婚畢則吾自適京師以計賑給事乃遣之尾張

大坂益傳檄召募糾合新舊得兵十四五萬乃分軍爲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等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真田幸村渡邊尙明石守重等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等隸之處分既定舉事有日十五日京師飛報至曰大坂兵聚者殆倍前役烈祖曰烏合之衆雖多何爲不必禁也終下令諸侯向大坂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本多忠政松平忠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擔四走或入公卿宅或

入闕門板倉氏僚屬請爲兵備勝重不聽乃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會藤堂高虎屯淀井伊直孝與本多忠政松平忠明等屯東寺物情益鎮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箱根不得出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縱敵於住吉高虎自恐被疑甚誚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人也了請去不許關原之役了爲增田長盛守郡山城及高虎承命收郡山衆推了拒命了處置得宜高虎以爲能及長盛致城高虎約了將予二萬石或謂高虎曰了何爲

者不若百分其祿二百石祿百人亦愈乎高  
虎曰不然今使守一營敵聞其將爲渡邊了則  
愕眙矣雖有庸輩千百人敵不敢算也卒予二  
萬石然了竟以倅直傲慢與舊宿不諧亦屢與  
高虎忿爭四月四日烈祖發駿府沿道下令使  
美濃尾張三河伊勢侯伯出兵於伏水及鳥羽  
鎮西山陰山陽侯伯在封待指揮加藤忠廣田  
中忠政先島津家久而發細川忠利後家久而  
發十日大將軍發江戶世子竹千代留守松平  
下野守忠鄉鳥居左京亮忠政以下屬之少將

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焉是  
日烈祖至尾張召大坂使者曰聞右府復募兵  
兵多則食乏固其當也吾將往驗其虛實因留  
青木一重不遣遣常光尼再諭弭兵居三日成  
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尼  
來報秀賴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行成亦不  
荅乃下令畿內應大坂募者收其妻子降者宥  
之二十一日大駕至伏水明日與烈祖會于二  
條城烈祖欲以二十八日出師大將軍以諸道  
兵未全集請少俟之烈祖曰此役當決於野戰

野戰不用多兵。乃公以見兵先往焉。將軍合大眾。繼之大將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焉。諸侯其謂之何。烈祖曰。吾老矣。不復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大將軍在伏水。太公在京師。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烈祖笑可之。召藤堂高虎。諮方略。高虎曰。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餘。無復守志矣。烈祖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遂定諸軍所向。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雄守尼崎西宮。松平周防

守康重岡部內膳正長盛屯丹波。森美作守忠政木下宮內少輔利房屯山崎。其餘山陽山陰侯伯自神崎進。淺野峰須賀以下南海侯伯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和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爲總帥。水野勝成爲其先鋒。烈祖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莫可者。汝統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誅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爲策應。期其全勝。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并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爲中軍先鋒。榑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

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內口進伊  
達氏先隊片倉盛重進入河內陣于圓明寺駒  
谷勝成與大和諸將進抵國府單騎登片山觀  
地勢別所友治松倉重政等俱焉諸將皆曰好  
戰地宜營于此勝成不肯既而本多忠政遣使  
謂曰卿宜遂屯片山吾徒營國府勝成應之曰  
後軍須從前軍之處分及此不可堀直寄松倉  
重政等固請從忠政言勝成曰片山之南倚藤  
井寺地形平衍敵若出於藤井寺過譽田而據  
山頂乘高下擊則我殆難支不若縱敵陣片山

而我營于國府國府距片山不遠間有丘阜有  
田渠地形得便今宵我屯國府明且從大路經  
石川原繞出玉手圓明寺前後夾擊則敵可一  
舉殲之矣勝敗之機在致敵與致於敵焉耳監  
使中山勘解由照守然勝成言乃陣于國府先  
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村有工人中井正  
治前役爲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村  
焚中井氏二十六日大野治長亦寇郡山城將  
筒井定慶弃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  
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耻也疾馳赴之治長至



不敢迫遂退去。勝成追躡至法隆寺。二十八日。淺野長晟以兵五千自紀伊赴和泉。至佐野。大野治房誘紀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淺野將龜田大隅曰。平原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檜井。蔽林塞蹊而陣。長晟從之。明日黎明。大野氏先鋒塙直之岡部。則綱淡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淺野隊長上田重安與直之接槍。傷而交退。多胡助左衛門射斃直之。永出次兵衛獲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過岸和田城下。城將小出吉英與援軍金森

可重出兵躡之。又擊敗之。而紀伊土寇亦平。烈祖褒長晟功。使歸藩鎮。撫之水野勝成分其部下。爲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政爲左右先鋒。至期。重政不告而發。直寄怒。召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道取收。將家相傳以爲凶也。直寄曰。吾旣從軍。凶其分也。且守屋以收。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重政至國分嶺。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兩大君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出。會大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及二條城。板倉勝重捕

下獄。烈祖以故停行。五月五日發令諸軍持三日糧食。親命厨人白粲五升。魚腊一頭。醬豉鹽梅。與雜器共一櫃。以自隨。駕肩輿而行。大將軍發伏水。少將忠直前田利光以下皆從焉。合松平隱岐守定勝守二條城。松平河內守定行守伏水城。松平紀伊守家信副鎮尼崎城。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烈祖謂景勝曰。京師根本之地。宜扼城河之要衝。查檢姦人。是日大將軍舍角南。河內烈祖舍星田。河內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諸將欲迎之南郊。後藤基次曰。方今與

德川公爭鑣於中原者。誰有其人耶。况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以寡邀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既挫。後軍必退。頓南都郡山。不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邀大軍乎曠原。臣所不知也。於是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邊尚率兵一萬四千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

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  
取節度烈祖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烈祖與大  
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政等赴道明  
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政不利直寄進衝其橫重  
政反擊兼相尙來救基次勝成擊尙破之本多  
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盛重并軍擊  
基次兼相亦破之大野治長真田幸村等自道  
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渡邊尙使人告幸村曰  
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邀伊達氏先  
隊片倉盛重盛重兵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

銃乘烟馳突無不摧破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  
村諳知之乃引兵登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  
而布陣命其兵皆脫冑委槍坐以俟指揮盛重  
兵稍近幸村令曰冑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  
盛重兵發銃馳進槍入馬腹烟焰方銷幸村兵  
大呼齊起大破盛重兵政宗以銃手八千承之  
飛丸雨注城兵多死幸村亦傷而却於是勝成  
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菝又市射基次  
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兼相亦斃之本  
多忠政松平忠明丹羽氏信縱左右翼擊治長

大破之。治長尙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促伊達。政宗曰：公進中軍以備。幸村橫擊則吾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不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丸竭辭。勝成尙強之。使者再返。政宗自來而謝焉。勝成曰：敵退而不追，若見責何以置對。與其獲罪失對，不如追敵而死。敵當吾前者，治長勝永易與耳。然幸村出兵截我後，則我軍危矣。君請出銃卒綴幸村，則吾敗。治長勝永必矣。政宗卒不聽。一柳直寄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村與尙遂更殿而退。藤堂高

虎自千冢南赴道明寺。其族將高刑良勝等先進。渡邊了自爲斥候，還報曰：道明寺鶯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過先部，轉旆而左。了曰：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長曾我部盛親伏堤下。高刑良勝戰死。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井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遇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

進菴原助右衛門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目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將川手成次孕石豐前等三十餘人。決鬪皆死。直孝乘麾勵衆曰。敵兵不多。又無後繼。盍急擊之。於是士皆殊死戰。山口弘定內藤政勝等壯士十餘人。健鬪而死。菴原以十字槍刺重成。墮田中。安藤長三郎取其首。敵兵遂潰。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遊兵見盛親。幟橫迫之。渡邊了亦見赤隊來也。

乃奮擊。敗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此奴不死於死所。今何曉曉乃爾。歸帥勿過。宜速收兵。會監使永井白元。小澤忠重至。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蹙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荅。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盛親之出也。步騎五千。其入也。劣數騎。而藤堂將士所獲二百餘級。了手兵獲三百餘級云。

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多，喪我良，是爲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否？高虎嘿然。了免胄進曰：席幟卽臣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負才無禮，高虎之以私忿，後公義世並誦之。榊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主計、頭宗明、康勝、患、瘍、膿、流、至、鎗、氣、不、爲、撓、奮、戰、破、之、與、小、笠、原、秀、政、等、進、赴、若、江、見、井、伊、氏、與、重、成、戰、秀、政、將、馳、之、監、軍、藤、田、信、吉、扼、之、曰、敵、必、有、伏、井、伊、氏

遇伏必危矣。不若俟機而發。乃止。旣而直孝大勝，秀政甚憾焉。少將忠直陣四條，暇在井伊氏後，亦不逮事。兩大君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累至，效首虜於馬前。烈祖觀木村重成首，插香於髻。泫然曰：噫！決死於今日矣。時日已暮，烈祖次千塚。大將軍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忠輝、忠直皆以逗撓失旨，本多成重本多富正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烈祖罵曰：八尾若江之戰，如是其力也。若等假寐不之知，與尚何請。

焉。成重等惴恐還報。且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爲監軍所悞。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明旦吾有尺前，無寸却。忠朝曰：子獲吾心。初，忠朝病，其營所多沮澤，請易之。烈祖謂本多正信曰：忠勝臨軍，未嘗問險易。其子何不肖也。忠朝聞之，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賊兵走還，三處之軍皆敗，將師多死，衆失色。諸將議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

問之真田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臼山以誘敵。明石守重自川場出，今宮之南舉火敵背，夾擊其中軍。而君建旗鼓繼之事，或捷矣。烈祖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爲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慶隆、片桐貞隆、石川貞政、蒔田廣定等在其左。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忠純、黑田長政、加藤嘉明軍繼之。少將忠直爲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松平信吉、秋田實季、六鄉政乘、淺野長重、仙石忠政等在其右。榑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稻垣重種繼之。

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等、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烈祖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右。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七日天未明、城將使人出為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

以爲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狀、急傳令諸將、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大君、我候騎還白於左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旆烈祖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大兵乎、乃舍輿穿鞵、左右進鎧、斥之曰、誅孺子、何以鎧爲、紵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



亂不可禁。顧橫田尹松、尹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闕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大將軍至矣。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出謁道傍，大將軍甲而不冑，單騎從二十餘卒。見二將，立馬揖之。二將進執其銜曰：疇昔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軍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焉。大將軍首肯曰：今且剪滅之，本多正信筭輿從焉。柿蒂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

矣。大將軍行至前軍，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顧麾我軍進之。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殮立而食之。一人捧殮，一人持冑，食畢而冑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進前軍，闕而從之。忠直弟忠昌突戰深入，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菰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敗之。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却，策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

蓋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  
銃迫之射洞馬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  
其圍進鐵槌乃左奮槌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  
二十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作左  
衛門伏尸上扞敵而死小野勘解由以下壯士  
十餘人偕死之初忠朝陷陣松平康長馳使請  
往援忠朝報曰不須援吾死則唯任君意康長  
進與勝永相當揮槍突戰身蒙數創從兵戰死  
者九人康長幾危近藤兵右衛門力戰脫之內  
藤忠興亦與勝永戰手斬四人獻級麾下兩大

君勞之曰帶刀年少可謂不忝父祖矣小笠原  
秀政父子與治長永應等戰于阿邊野永應敗  
走乘勝進治長躡秀政尾勝永欲斷秀政翼秀  
政忠修馬上揮槍殪數騎所向披靡而秀政槍  
折忠修墮馬忠真救之墮于溝從士防戰敵兵  
蟄集叢刺忠修足絕于地被殺秀政蒙重創左  
右從者墮四人忠真聞父兄死傷決意同死馳  
馬驀進身被七創墮馬從兵澀田見縫殿安積  
覺兵衛拒戰斫敵奪其馬載忠真歸秀政還營  
而絕秀政之發松本也使忠修留守忠修弗憚

曰兒壯年不從役。乃徒居守乎。縱忤命。請與行焉。秀政固止弗聽。遂往。因謂既已犯命。唯一死以贖罪耳。竟蹈其言。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前迭却。本多康俊本多康紀等橫擊之。治房收走。至稻荷返戰。又敗。纔脫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却。勝永永應既破。忠朝秀政鼓譟進。酒井榊原諸將承敗當之。直孝高虎領援左軍。橫襲勝永軍。後敗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烈祖命督衆返戰。細川忠興又來援。偕擊破七隊長水。

野勝成奉命屯住吉。自度城南平行。諸軍必聚難。以立功。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遇明石守重潛兵。適今宮。輒接戰。而皆非其意也。交綏。勝成遂北。守重遂南。大番三隊邀擊。守重于勝曼敗之。守重單騎遁。本多正信酒井忠世土井利勝身侍帷幄。而隊伍皆在中軍之前。大野道大內藤宮內等帥三萬餘騎直衝牙營。於是大番書院六隊及酒井家次本多康重等進。拒之。利勝前部却退。利勝親往整伍。還戰。永井尙政牧野信成等競進。皆殊死戰。

時我軍誤放鳥銃後軍有訛言頗騷擾永井直勝板倉重昌馳馬過走兵本多正信植村家政護烈祖營堅陣不動大久保忠教以槍奉行從衆驚言大旆移却忠教勵聲曰莫妄言忠教奉槍在此旆安得却一步衆始定戰散烈祖問旆所在衆云不見旆獨忠教曰吾率槍卒從旆未敢失次烈祖怒其誣詰之忠教不復變言意謂大旆經數十戰未嘗却若言不見旆則是損國威也竟不屈時兩軍戰酣埃塵大起彼此紛挐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肩暑遠來面目黎

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手斫三人部衆亦獲數十級諸隊相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旆旣臨正門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我數遣人議和召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軍皆顧後我軍乘之遂大潰斬首一萬五千級烈祖進上茶臼山大將軍進上岡山有一軍自北來驅者彼我不可辨植村家政請往視與其弟家雄私語策馬去少選家雄白非敵也烈祖問何以知之家雄曰家政諗臣云距步不遠若敵也還報旣後矣吾馳入而死焉不

然則還轡宜視我馬首以判彼我。今馬首南還，是以知之。烈祖嘉歎曰：家政之舉動，可謂智勇忠兼有焉哉！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有爲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幟城上，是爲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越前兵而入。城司旗神谷久右衛門急進樹旗樓門，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火及天主閣，烟焰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臺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秀賴司幢郡主馬良列津川左近。

親行擊馬標牙旗，至千席院，駢跪稽首而言曰：臣等當死於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于公。五畿七道暨四海之外，苟有目者，莫不覩而敬之。委之敵人，傳觀播玩，將貽羞萬世矣。謹爰奉還。良列將自殺，顧謂速水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也。今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亦死。真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

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刃妻子而出。遇加賀兵，全入于廳，乃健鬪而死。烈祖踞胡床，望見火起，左右有吏關原事者，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大將軍來賀，烈祖曰：「將軍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旣捷，將舍也。」已而城樓烟颺，賴宣叫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

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烈祖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也。」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城上烟，乃馳濟神崎，要擊敗兵，多斬獲。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高知發、高槻、遇仙、石宗也，于備前島戰破之。毛利秀元、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可重出雲、自岸和田皆要敗兵，多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是役也，譜第了弟從後軍，若受留守任者，皆恨不血刃爭願赴先，或有強請者，或犯命潛行，兩大君

大率寬宥之。松平忠利故主殿頭家忠子也。列在後軍。忠利請從先鋒。以追父祖之蹤。烈祖曰。汝世臣多兵。苟欲効忠。則何論先後。竟弗許。忠利弟庄九郎忠一在麾下。私謂所親曰。吾兄請先鋒而不允。我幸在此。亂平則天下無復有事矣。吾必先登。見父祖于地下。及薄城。挺身突擊。敵稍却。忠一倍進。自呼其名奮鬪而死。石谷十藏貞清屬大番頭土岐定義。定義留守江戶。貞清請獨從軍。定義不許。乃杖槍單行。日夜兼程。及駕駿河。就侍臣固請。不報。少焉大將軍召見。

曰。汝罪不可赦。而年少。不忍加誅。因賜黃金二枚。乃治裝從行。及戰。不少離側。青山幸成坐大久保。忠隣在譴。潛行從軍。手獲四級。大將軍褒之。而赦其罪。青山因幡守忠俊及高木正次水野忠清在岡山前隊。喜曰。與諸將爲魁。何榮加旃。部隊列旗幟於行首。大久保忠成謂忠俊曰。宜使士居前。從之。士競進。忠清亦進。部兵力鬪多死。敵衝忠俊隊。忠俊謂部下曰。我不死戰焉。得破敵。部兵六人應聲騰赴而死。中根正成等繼進。終敗之。安藤式部重長者。重信之外孫也。

年二十患痘未全瘳族人頗媿媿重長曰我欲戰死何待痊乃往在麾下見敵數騎逼與近臣高橋信光離伍追之重信曰重長乖令何也命左右停其臣河井半右衛門驚及之與俱戰皆獲首級重信陽怒而陰喜之坂部勝宣石川成堯挺衆血戰遂死之成堯者大久保忠隣季子而忠總之弟也忠隣之逢謫也自配所還書其子弟曰汝等毋以吾故自死以重吾罪大將軍明睿吾罪必得白矣汝等倘逢赦得復仕雖賤役而莫辭焉以報國家之恩去歲之役忠總最

竭力立功而成堯竟以死報國矣勝宣者久世廣宣次子而廣勝之義子也年僅十五初登陣進戰獲一級問其人曰吾兄有首功乎否謂久世曠當也荅曰旣獲甲首勝宣曰吾在久世氏則獲一級足矣世以久世坂部並稱今吾爲坂部氏而功不及吾兄是不孝於坂部氏也不再進以獲甲首則吾不生還從者過之不聽遂深入戰死衆尤惜之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穿步亂兵中城將堀内氏久觀之進當其前



碎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治長遣木邨  
某追及因本多正信言其意正信啓之烈祖烈  
祖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啓大將  
軍大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糶倉  
中益發使乞命而日已暮大將軍遣井伊直孝  
及安藤重信阿部正次等守糶倉以俟命八日  
烈祖遣本多正純及加賀爪忠澄往驗之且言  
曰事至此無復可言大閣舊好吾竟不能忘苟  
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臺以萬石治  
長入告出荅曰謹拜命之辱當往謝之獨萬兵

所注曰願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荅曰  
軍中唯一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  
曰大旨雖仁矣貽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  
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氏家  
道喜及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津川親行等  
二十餘人皆殉節治長重成尙之母與北畠氏  
湯川氏等婦女十人亦皆自殺烈祖方進至櫻  
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烈祖領之  
初圍城也下令闕天滿一面以開生路於是城  
中老稚僕隸脫走得全者無算真田大助幸村

子也。年甫十六，幸村之出戰也，從之。幸村謂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吾，吾當死于此。汝往付右府，以明吾無二心。」大助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吾志？死一也，豈若殉君之獲所乎？」大助攬涕而去。及入城，隨秀賴所之人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殉之。」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是日午晌，烈祖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赴京師。曰：『驅之大戰，後應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

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大將軍令阿部正次、青山忠俊、水野忠清、高木正次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尸於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水，諸侯爭捕殘黨來獻。長曾我部盛親縛在二條門外，本多忠政過之，謂其人曰：「勇如盛親，失時至此，不知後在誰身？盛親低頭無言。又有二士過之，曰：『當死而不死，何其怯也。』盛親瞋目曰：『我欲成大功，豈若鼠輩之爲哉。』大將軍聞而憎之，賜二士死。既

而徇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磔大野道犬于界浦。以其燔界市也。增田長盛賜死于配所。冬役長盛子兵大夫盛次在我軍。城兵敗則憂勝則喜。烈祖聞而怜之。使去留隨意。遂去入城。秀賴大喜。賜之錦袍。以爲部長。及平野之戰。有一錦袍將。橫槊於橋上。按轡而立。藤堂氏士磯野行尚平三郎進問名姓。不荅。舉槍接戰。不決。舍兵相搏。幾見獲。其屬來佐乃馘之。畢褫衣甲。以檢莫能知而止。後以佩刀驗之。知其爲盛次。蓋以父在謫所。晦名跡云。伊東丹後守長實七隊長。

之一也。敗還不得入城。奔投高野。請得監使自裁。烈祖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細川忠興。諸子與五郎興秋。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旨宥之。忠興不自寧。逼使自裁。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烈祖謂近臣曰。忠興必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以其兵寡。令與藤堂高虎同陣。七日之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來謁。先是賜

藤堂高虎并伊直孝金法馬各二水野勝成黃  
金五十枚又加高虎直孝封五萬石皆褒大坂  
之功也少將忠直以下賜物進爵有差秀賴有  
庶子曰國松生七年傳抱以逃多載貨僕圍殺  
其傳竊帑以亡國松流離無托吏就捕之命斬  
之六條磧館林城主榑原遠江守康勝病瘍卒  
于京師年二十六片桐且元之逃也烈祖使大  
野治氏如大坂詰問焉治長疑而不納治氏兄  
弟四人伯治長仲治房與季道犬皆籍大坂而  
治氏獨仕于我常病昆季不令至此自殺于京

師遺命以暴疾聞聞者憫之初大將軍賜片桐  
且元貞隆邸于駿府以徙焉且元嬰病於是興  
病赴駿府以豐臣氏夷滅深懷羞懣在涂悶絕  
者數矣到則卒令其子高俊出雲守實襲封四  
萬石賜貞隆以小原大和地萬五千石六月松平  
忠明以督美濃侯伯功最加五萬石轉龜山賜  
大坂城并前食十萬石大坂凋殘殊甚忠明盡  
心整理理皆掩骼繕城池治橋道經郊野修市  
井多方勞徠農商復業期年而殷實如故古田  
織部正重然傳利休茶法寵於大將軍而陰與

大坂通重然茶博有宗僖者賊之欲蕪京師也宗僖爲之魁及事覺逮重然下獄籍其家鞠治悉得其姦於是重然宗僖等皆伏誅初重然以茗讌雅尚噪世每得古書畫器物往往毀剝之隨加補緝繕飭以詫幽趣一時習染成風大河內秀綱金兵聞之謂人曰織部非保身者凡寶琛存世亟經兵火厯而得完所謂鬼神訶護者有矣今徇一己奇癖故致損壞諄理之甚其設心如此身豈得完乎至此人服其先見十五日烈祖朝于京師告成事獻白金百枚綿二百把

二十一日大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千枚綿五百把自鎌倉以來喪亂相踵伶官耗散者數百年烈祖招徠有日厚餼廩以肄業寢復舊職二十七日兩大君觀樂于二條城奏萬歲延喜太平振鋒還城諸樂公卿列侯皆觀焉其將奏也遽命停之衆不解其故時小笠原忠真創未愈後至烈祖召造膝曰遲汝久矣乃命作樂顧加藤嘉明等曰此吾鐵石孫也嘉明曰忠真父子昆弟忠勇無雙真天下之寶也閏月以本多忠朝死事賜其大多喜遺封五萬石於忠政次

子甲斐守政朝忠朝有子僅二歲故使政朝爲之嗣池田忠繼之卒也無嗣大將軍令其母弟宮內少輔忠雄爲後食備前三十二萬石收其舊封淡路又封其三弟石見守輝澄三萬八千石岩松政綱三萬五千石古七郎輝興二萬五千石皆於播磨以淡路益封峰須賀至鎮亦褒冬役之勞也大朝參考貞永建武式日與博士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水頒之曰文武不可不兼修曰舉賢擇能獎勸良善曰諸侯會同以時勿騶從過度曰上

下有服曰去奢尙儉曰諸士陪臣騎而母輿曰勿私結婚姻曰勿私築城郭曰勿荒酒色事賭博曰勿庇姦宄曰勿華遁逃曰勿見知巨罪而不告曰使國人士著勿移易出入十三日改號元和大將軍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其略曰天子宜因寬平遺誠專學古道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親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朝紳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淨

屠妄冀爵級者宜處流竄如是者十有七條本  
多正信請撤豐臣氏神祠烈祖不敢私斷終與  
諸公卿議請焉詔停豐國廟號徙塑像于方廣  
寺以小笠原兵衛大輔秀政信濃守忠修死事  
賜次子大學頭忠真信濃松本城八萬石加水  
野日向守勝成三萬石轉刈屋城賜大和郡山  
城并舊食六萬石勝成愛士常謂其下曰凡人  
上下有分實無貴賤之別及有緩急則君臣相  
待而成功汝等宜視吾如父吾亦視汝等如子  
有書記廣田義大夫者鷓野之戰挺衆力戰獲

首級以示勝成因請在左右効力許之至軍迫  
城義大夫呼曰臣自是辭矣踴躍驀進敵攢矛  
斃之將斬其首勝成見之揮槍殪數人勝成怜  
義大夫死命昇其尸至親以藥納口頃之蘇亂  
平勝成賞從士有差獨遺義大夫詢衆曰義大  
夫之勇汝等所知吾欲予殊賞可乎衆莫敢異  
議乃與祿千石以爲宰臣初大將軍以勝成功  
亞藤堂井伊欲大益封爲其犯教挺身鬪微抑  
其賞云以建部三十郎政長寡兵守尼崎不使  
敵奪穀粟封萬石池田越前守長利以冬夏二

役之勞亦賜萬石封織田常真秋山大小幡野五萬石以奉宗祀其子兵部大輔信良受封八月四日大將軍還江戶二十三日烈祖還駿府成瀨正成之從尾張參議於大坂也烈祖使正成巡視諸營還報曰士氣方旺宜速進兵偶見城兵數百出馳人召義直未達城兵將散使人謂正成曰怯夫益使右兵衛督疾來正成艱然曰正成結髮從軍未嘗退避今呼怯夫何也怯名太公乃有之獨不記三形原之事乎至是正成候於駿府陳謝曰曩者臣有大不敬之言然

臣一人之私也雖受怯名亦所不辭也今使臣傳幼主闔國臣民惟臣是之瞻苟負怯名將不能率令以故凌犯如是罪不容死烈祖曰兵部中務等皆死少聞讜言獨汝言差似之正成掩淚而退少將忠輝之赴夏役也其軍士殺公人三名於森山既而向大和聽倭臣花井圭水言逗撓不進烈祖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請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解之烈祖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圭水歸谷同僚山田將監逐之九月命酒井稚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



利勝青山伯者守忠俊爲世子傳忠俊播磨守忠成子也以其與勳戚同命尤榮之忠世風格峻整行必蹈規矩忠俊剛果侃直犯顏強諫世子有過輒拋佩刀袒而進曰若不能悛則斬臣而後爲之利勝每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忠俊言否則忠世謂之何世子輒悟先是崇源大妃鍾愛季子忠長禮秩與世子偶而恩賚過之內外流言有易嫡之議春日局者世子乳母也竊往駿府告之烈祖託事如江戸一日見兩公孫自迎世子于上座忠長欲踵登烈祖曰叱叱汝

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糕烈祖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阿國忠長小字也衆望於是定矣他日烈祖謂大將軍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偉質後必爲名將後忠長於西城濠手銃獲鳧以示大妃大妃悅甚俟大將軍入命宰之以饗曰阿國所獲也大將軍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以實對大將軍怒吐哺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非其從者大將軍旣與烈祖謀以忠世等爲傳又相言曰保輔則得其人矣且欲得

贊御親近者誰可者。試匿書其姓字于掌。發則皆酒井忠勝也。迺以爲世子侍御。忠勝幼時人謂之駿。安藤重信嘗使使請見其臣異之。時重信臥疾。延之寢室。言曰。吾老病將死也。愚息不肖。幸善誨之。因贈刀。土井利勝亦識其爲偉材。薦之。及長。渾厚忠醇。與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俱給事左右。世子好勇。試武技。夜屢微行。忠勝獨知之。暗中跟其蹤以從焉。世子患之。乃止微行。世子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大君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

往。信綱勉強應命也。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中庭。譟然有聲。大將軍提刀。大妃執燭而出。見信綱詰之。對曰。臣觀雀兒心欲之。竊來捕也。大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大將軍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鍼其口。懸之柱。曰。汝首實。卽許去。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且日大將軍出視朝。大妃憫之。私舐囊口。以餒啗之。復鍼口如初。日中大將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大妃固請而縱之。大將軍曰。送焉。謂大妃曰。孺子能如此。後必羽翼吾兒。忠秋初名正秋。幼時從父。

忠吉造本多正信。正信一見奇之，曰：此兒風神異常，必成偉器。因戲忠吉曰：鴟鴞生鷹子之謂也。烈祖謂正秋謹慤，酷肖舅氏也。賜名忠秋。忠秋與信綱皆童齒事世子，其保傅侍御妙選如此。十月，烈祖游獵關東，遂如江戶。初，福島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內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以故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府赴江戶，諭旨正則。正則凶，以書諫秀賴曰：君因事忤關東，遂動兵馬，是自速滅亡也。願改其圖，奉淀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則七夫爲東

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焉。烈祖得其書，故不許從。使竹中重信復赴安藝，命正則于正勝發兵會大坂。正則在江戶，遂戒其宰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我是豐家柱石，汝輩輔吾兒，以濟事，勿以我爲念。我死不恨，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惡得寘我君於死地，以舉事乎。且大坂狂謀，其不抗明矣，不如應募命而往。乃擁正勝出師大坂，故正則免討。山形國主最上家親庶子義成，以其邑清水應大坂。至是事覺，命家親正罪，家親圍義成家而殲之。肥後宰加藤美作

紀糧於大坂而其主忠廣不之知也大將軍使  
安部正之朝比奈正重赴肥後檢察之又大坂  
役興幕旨召忠廣會師忠廣以後事附美作守  
熊本城正之詞知其情謂誅之恐動衆乃與肥  
後宰下津蓬菴謀曰使美作守關屋我爲忠廣  
守熊本且當質忠廣母及美作妻子蓬菴曰恐  
美作不可如之何正之曰不可則我斬之乃與  
美作言美作輒從其言肥後終無事當是時前  
田氏享加能越中少將忠輝享越後少將忠直  
享越前島津氏享薩隅日加藤忠廣享肥後加

藤嘉明享伊豫黑田氏享筑前田中氏享筑後  
細川氏享豐前鍋島氏享肥前毛利氏享周防  
長門福島氏享安藝備後堀尾氏享出雲隱岐  
池田二宗享備前播磨森氏享美作山内氏享  
土佐蜂須賀氏享阿波淡路淺野氏享紀伊藤  
堂氏享伊賀伊達氏南部氏蒲生氏分享陸奥  
最上氏佐竹氏上杉氏分享出羽大者百餘萬  
石小者十餘萬石謂之國主其外諸侯十萬石  
以下星羅棋峙于諸州者數十城謂之柳班五  
畿東海東山及關東八州則封以宗室勲舊内

環京師暨江戶外維制四外而宗室勲舊之城邑又交錯乎西海南海山陽山陰北陸奧羽之間大將軍官邑十餘萬石若五七萬石以司郡司縣分治之者數十所徧於畿內及七道地與諸藩犬牙參錯聲勢控率京師置所司代伏水置城代奈良佐渡長崎置奉行要阨之地險阻之邑預有密命以備不虞偃武修文所以固昌平之基者規模宏深矣十一月以天下既平令諸侯量毀諸壘砦發公使巡諸州察政治得失民庶利病三年一巡以爲率又以武門服章未

備因明春正會改之烈祖欲徙參議賴宣于駿府而別自營退老地以賴宣尚幼世又多故也未果十二月游旬武總相豆間累旬途經豆之泉頭愛其形勝以奠宅是歲大賞大坂功臣賜內藤帶刀忠興萬五千石加土井利勝二萬石并舊食六萬五千石加阿部備中守正次七千石并舊食二萬二千石加松倉豐後守重政三萬餘石賜肥前島原城并舊食四萬三千石加松平伊豫守忠昌一萬石賜常陸下妻城并舊食三萬石佐久間大膳亮勝之加萬石并舊食

萬八千石。佐久間備前守安政賜信濃飯山城食三萬石。餘加地增俸有差。榑原康勝之卒也。有庶子勝政。諸臣有私。不以白。乃使其從子忠次襲封十萬石。初康勝兄忠政出繼大須賀氏。蚤卒。忠次幼承後。附庸于遠江參議賴宣。及忠次歸宗。大須賀氏不祀。其臣皆祿于遠江。青山大藏少輔幸成。朝比奈彌太郎泰勝。森川內膳正重俊。大久保右馬允忠據。大久保荒之助忠當。大久保助左衛門忠益。別所孫次郎友治等。前坐大久保忠隣奪俸。皆以有功於大坂。賜赦。

復俸。幸成特賜常陸田萬三千石。是月大坂餘黨重囚悉伏誅。

嘉慶四年正月  
諭旨  
欽此

